

科技文摘报

2013年1月24日
星期四
第 1597 期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GEST
科技部主管 科技日报社主办 科技文摘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204
邮发代号:1-178

出售本报合订本

本报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已制作完成《科技文摘报》2012 年报纸合订本。价格为 100 元,免费邮寄。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有需要合订本的个人和单位,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010—58884190 58884135
汇款地址:北京复兴路 15 号 科技文摘报 陈启霞
邮编:100038

赵维山:从铁路工人到“全能神”教头目 (5 版)

收入分配改革:改谁,保谁

3版
神话背后的中国武术真相

4版
日美密谋炸沉中国首艘航母

4版
美国的穷人到底有多穷

6版
周恩来为何处决朱德前妻

9版
郑哲敏 王小谟获最高科技奖

10版
18 颗冷冻人头惊现美国机场

13版
家庭幸福感 40 后高过年轻人



2013 年 1 月 12 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机器人餐厅,机器人根据指令将客人点的菜肴准确送到餐桌。据了解,餐厅营业半年来,很受食客的欢迎。 《中国日报》

近来,收入分配改革被社会各界热议。据悉已酝酿 8 年之久的方案仍未出台,这或许意味着改革亟待破局。收入分配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一个社会应是一个经济发达的社会,也应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克服平均主义”开始,收入分配问题能否处理得当便关乎中国改革的成败。就此问题,记者专访了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三项重要变革“价格双轨制、国资管理体制、股权分置改革”的提出者、推动者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教授。

记:收入分配问题真正的症结在哪里?

华: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是有关系,但同样是有差别的。收入更多是讲一个流量,本身不能代表你是富人还是穷人。比如一个人工资 5000 块钱,但没有房子,还有一个人也是拿 5000 块钱,但家里有几套房,价值 1000 万元。这两个人能一样吗?所以说收入和贫富这两个概念不能偷换,大家真正不满意的是贫富差距太大了,单纯讲收入,完全是讲流量,并不能反映存量。

现在的各类富豪榜上,地产

商独占最大的份额。在自然资源丰富的省份,则是坐山吃山的老板最风光。社会不可再生的土地、矿藏这些垄断性资源成为少数人暴富的资本,这就是我们这些年制度安排的最大失衡。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在美国当教授的,现在快要退休想回国来住,把他在美国的房子卖了,卖了 50 万美元,回到中国一线城市来都买不起房。在美国,他这个教授绝对是中产阶级,净资产 50 万美元啊。美国的工薪阶层财产也就是二三十万,50 万美元已经很好了。但你要是到中国来,一套房

可能都买不起。

这说明我们现在收入分配极其混乱,收入和财产的分配极其不平衡。因此,如果单纯从流量上、从表面收入上看问题会有非常大的偏差,针对解决贫富差距的措施就容易扭曲,最后收入分配改革就不好搞了。

记:贫富差距是城市化发展必然产生的问题吗?

华:其实,我们可以反观日韩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在二战后平稳完成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过程。关键一环就是认识到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期,房价上涨,尤其是大都市圈的土地价格上涨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要防止和遏制土地和住宅占有的不公对劳动者和移居者的财富剥夺。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观点的典型表述是,如不限制对家庭住宅的投资行为,极可能发生三大财富剥夺:首先是食利阶层对创造附加价值的劳动者的财富剥夺;其次是土地拥有者通过非生产性方式对社会附加价值创造者的财富剥夺;以及原住民对移住民的财富剥夺。因此,日韩、台湾地区以公平优先为原则,对以土地为代表的财产,有着一整套严密的调控措施。举个例子,韩国当年买别墅可以,但住别墅每年的保有税高达 7%,年年交,月月交,富豪也够喝一壶啊。个人所得税也很厉害,日本韩国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那个时期都在 70%左右,遗产税超过 50%。因此,当时的日韩的特点是,第一老百姓不买大房子;第二父母如果有房,孩子尽量不买,因为如果孩子没房,父母把房子留给孩子可以免交遗产税。如果有,就要交遗产税,一交交走一半。最后的结果就是, (下转第 2 版)

北京夫妇 20 年不喝自来水

偶然机会。2007 年 3 月的一天,赵飞虹参加了由京城环保界发起的城市水源考察活动——“城市乐水行”(以下简称“乐水行”),作为上万名“乐水行”志愿者中的一员,赵飞虹走遍了北京市区和郊区的几乎所有河湖,最远的一次她徒步了三十多公里。

最让她慨叹的是密云水库。这座坐落于京城东北一百余公里处的燕山群峰中的水库被誉为北京的“生命之水”。现在,密云水库的水经过混凝、过滤、消毒等程序会分到京城十大水厂,每个水厂都有自备井以抽取地下水,地下水和密云水勾兑以后,再进入寻常百姓家。

赵飞虹承认,相对于地表水,地下水还是干净,但水质正在走下坡路。1930 年代,北京城下挖一两米就能见水,但现在抽取的地下水已经挖到了上百米,水的硬度由原来的 230mg/L 增加到了 400mg/L。

“现在的地下水必须经过勾兑,因为太硬了。”赵飞虹说。所谓“硬”,指水中的碳酸钙含量。“水太硬了洗头发都是粘的,洗衣粉、肥皂会变成皂化物,小孩用了容易得皮炎、湿疹。”

北京这个超级城市,正如同一个巨型章鱼般,把它饥渴的触角伸向河北、山西甚至更远的丹江口,再生水、岩溶水、海

水淡化水乃至黄河水亦已列入政府的考量范围。“为什么这几年北京的水质下降?因为来水太复杂了。”赵飞虹说。

2010 年,北京遭遇连旱 11 年,不得不从山西大同的册田水库、河北的友谊水库、壶流河水库、响水堡水库、云州水库等紧急调水。彼时行至册田水库的“乐水行”发起人之一的北京水专家王建发现,册田水库的水是四级水底,很大的死鱼就在水面漂浮着。

“北京花了很多钱调来的水,就是这样受到污染的。”王建说。而对于即将于一年后进京的南水北调水,人们并不怀疑可以令京城用水困境大为改观,但疑问却萦绕在赵飞虹等人的心头,这千里迢迢来的水,会被汹涌而至的人流吞噬吗?

《青年商旅报》2013.1.11 文 / 彭利国